

名家文丛
8

春夏的恍惚

陈应松◎著



陈应松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春夏的恍惚

陈应松◎著

陈应松文集
陈应松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夏的恍惚 / 陈应松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4. 3

(名家文丛)

ISBN 978-7-5028-4379-3

I. ①春… II. ①陈…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1542 号

地震版 XM3063

春夏的恍惚

陈应松 著

责任编辑: 赵月华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门市部: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邮编: 100081

传真: 88421706

传真: 68467991

传真: 6845522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4年3月第一版 201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22千字

印张: 16.5

书号: ISBN 978-7-5028-4379-3/I (5069)

定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上海：那里	001
对城市的指责	005
春夏的恍惚	008
城里的乡下人	010
没有四季	013
去海子湖	016
狗 性	025
神奇的北纬 30°小镇	028
老房子	031
剃头铺的回忆	034
说过年	037
我无言的父亲	042
对儿子说	047
儿子是个数学迷	050
儿子和我	052
一湾青草虎渡河	055
姓甚名谁	060
茶 馆	063

没有玩具的童年	065
踏雪寻肉记	068
鬼 事	070
黄金口小学	074
铜钱与乡愁	077
公安有虎	080
我见过 UFO	082
忆善文师	085
天下最美神农架	088
神农架之秋	094
神农架云海	098
夏走大九湖	103
夜宿神农顶	107
遥远的鸟鸣	112
吃在神农架	114
从武山到猪槽峡	118
文化森林，文学之魂	123
榔 鼓	126
说说金门大桥	128
在韩国看《乱打》	133
俄罗斯的纪念广场	136
贡嘎山	140
又见凤凰	145
东陵松	148
在华西农民家做客	151
桃花村	154
涅瓦河上的阳光	158
去托尔斯泰庄园	162

寻访普希金遗迹	171
台北的夜市	184
淡水老街的雨	189
好莱坞很好	193
见到了贝加尔湖	198
沉下去	201
热爱山冈	203
感恩大地	205
生存经验	208
参 与	210
不 幸	212
指 望	215
疼痛的乡村	218
现实是什么?	223
冰雪和鸦声	
——与《松鸦为什么鸣叫》有关	226
为什么要底层?	
——在海外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协会 (ACCL) 双年学术会议上的讲话	229
与“底层叙事”有关	
——在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 上的讲话	234
好的批评家是鉴赏家	238
写作是寻找自己的归途	
——在“屈原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243
文学是一种信仰	249
城 市	254

上海：那里

喜欢一个城市，肯定喜欢上了那里的一个人。

如果你对一个地方既无恨也无爱，这个城市就是虚无的。爱一个地方，是一个人心灵的隐秘，就像清泉流淌着。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来到这里，这里依然是工业和商业异常发达的热闹之城。应该说“那里”。那里是一个人们在封闭时代难以踏入的远城。有一条长江通向那里，那里是长江的尽头。长江上巨大的申渝轮和东方红××号，吞吐着万千气象，拉着沉重而雄阔的汽笛，载着高贵的和低贱的人，有坐头等舱的，有坐二等舱的，有坐三等四等舱的，也有坐五等舱的——那里空气污浊，人们席地而坐或席地而卧。在雾气蒙蒙的洗澡间里，素不相识的人们赤身裸体，奋勇洗着浑黄的江水。我揣着单位的介绍信，到了上海，只想拥有一件的确良树脂领衬衣。结果我看到了最触目惊心的景象，有一条黑色的河流穿过这个城市的胸膛。这条河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苏州河。为什么书上没有说？为什么当时每个单位都能看到的《文汇报》上没有说？这是那个时代的谎言和无耻的缄默。苍老的租界房子丑陋骨感，街道旅社溜滑的浴室让我狠狠地摔了一跤。对上海的愤怒就此产生了，无端挑剔它的毛病，看什么都不顺眼。

我听说上海人一家只住10个或更少的平方米。我认为是这样的话，人比猪狗还不如。在乡下一个猪圈也有至少五六个平方。可他们说他们拥有的公共空间比乡下人大，且是乡下永远也没有的。乡下有上海大世界的12面哈哈镜吗？乡下有外白渡桥、外滩吗？乡下有十里

洋场的霓虹灯吗？乡下有和平饭店吗？有城隍庙和动物园和大光明电影院吗？淮海路和南京路说不定就有属于他们家的一平方。在夏天的时候，第一百货的层层楼道里坐满了乘凉的老人。这个大楼是他们家十平方米的延伸。所以这些人热爱上海，而不会热爱乡下。

这个说法我一直弄不明白。是你的就是属于你的，不属于你的怎么成了你的？上海是属于上海人的，当然不属于我们这些土不啦叽的外地人，滑一跤是便宜了你。上海的女人从弄堂里出来，穿着白蓝相间的睡衣，头上夹着红红绿绿的卷发器，趿着红色拖鞋，袅袅娜娜。虽然她们是从幽暗的小屋走出的，但出了门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她们真的很幸福吗？来了客人会留宿吗？会做饭给客人吃吗？如果一家三代挤在十平米里，他们怎么转身，怎么入睡，怎么进行生儿育女的快乐运动？

因为我在船业社就是住十平米，我回去后久久想这个问题，除了我这张床——假如是夫妻睡，那么孩子们睡哪儿？他们的父母又睡哪儿？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年，结果我对城市充满了最初的厌恶和长久的抵制。

但是我有了一件橙黄色的确良树脂领衬衣，这在小镇上是从未有过的，人们全都在量体裁衣，没有谁有钱到去买成品衣且是上海产的的确良，顶多会有一件自制的非的确良假领且没有树脂，只能穿在里面哄人。我一直十分贫穷，家里从来不管我，一直穿最差的，没有女人爱我。可我有了一件真正的上海产的确良树脂领衬衣，还是最好的海螺牌的，陈某人完全脱胎换骨了！一下子好像步入了富翁的行列。它的半透明，它的无皱的质地，它的衣领的挺刮，它的“浪打浪”，它的颜色，可以说照亮全球。仿佛一切都改变了，世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自卑变成了自信，蔫巴变成了强健。我还知道了我穿40的。40是什么意思，我至今都不明白，但对40的知晓，就是与上海的对接。对上海的讲述，我肯定会忽略一条乌黑发臭的河流，而提高它楼房的层数。几年以后，穿破的树脂领又翻了个面，

又成了新的。它一直鼓舞着我。

再说说那条黑色的河流。在那个年代，河流是黑色的算天下奇闻。河流臭到像臭鱼烂虾的地步也是天下奇闻。当它汇入黄浦江的时候，黑色的浊流像是恶搞。这条河是谁将它染黑的？关于工业污染，在当时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我们乡下人看见的河水都是可以饮用的，顶多因为浑浊加一点明矾。当然现在看到中国不黑色的河流算是奇闻了。在当时我想，它何以如此？为何如此？一阵阵腥臭的气味摇荡在上海的上空。这个城市的市民竟然无动于衷，表情平静。仿佛河流变黑是很正常的事，这本来应该是一条污沟。人们依然在河边踱步、行走、谈情说爱和接吻。高楼上晾晒的衣裳依然在迎风飘扬。这个城市的生活与这条恶变的河流没有任何关系。更令人惊异的是，这条“阴沟河”上却有无数的船只来往行走，人们在黑河里驾船扳舵，机声突突，仿佛地狱里的景色。黑色的波涛击打在岸壁上，岸壁也是黑色的，被墨汁涂了一样。仿佛它依然叫水。仿佛它依然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生活，来自遥远的城市，变成我们心上黑白分明的一种情感对抗和现实留言。

现在我已老了。现在我身着名牌。现在我被人买好机票到处乱窜，有车接送。世界上一万条河流变黑我也不以为然，胸有宇宙景象了。宇宙中的地球是一个小黑点，把它抹去又有什么不得了呢？能改变宇宙的现状吗？因此，所谓是非，所谓好坏，所谓黑白，都是不值得争执的，由它去了。我每次到上海来，我每次借道上海往别处去，一次一次地发现上海正在无限度地膨胀。城市的膨胀是人心的缩影。上海越来越远，远到浦东机场之外和江苏，几与江苏苏州和南京相接。甚至浙江山里产的针织品和电器配件都打上了上海的招牌。所有江浙的都是上海的。江苏和浙江就是上海的郊区。上海那愁肠百结的立交桥，将我的思维缠得一团烂麻。这些立交桥可以让我快速前进，让我忽略一个区又一个区，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在立交桥上那些匆匆闪过的、夹在高楼之间的黯淡弄堂的屋顶，

上海旧时代的风景，现出窄窄的缝隙，底下就是曾经古老而平静的生活。它如此破败，即将被大厦们一口口吞噬。一两个穿着睡衣、夹着卷发器在弄堂行走的美丽女子将被斩尽杀绝，或把她们流放到遥远的郊外。所谓保护传统的里巷文化之类，不过是这个霸道时代的一点施舍与同情罢了。所谓文人、知识分子醉心的这种文化，不过是由一些乱搭乱盖的破烂建筑和纠缠老化的电线，和虫蛀的歪歪欲倒的木梁门框和衰老的人和颓败的散发着霉味的陈设所组成，被暴发户一样的时代暗暗耻笑。

上海正在泛滥，像没有约束的七月之河。上海是一个洪泛区。它的泛滥横溢使人感觉生活不能安定下来，人心不能平复，人们也不能对一个城市获得他想要的完整印象。印象是一个有边界的东西。起至哪儿，止至哪儿。如果它像宇宙一样浩漫无际，人会丧失掉他的把握能力，变得茫然不知所措，变得悲伤和发疯。

那一天，我从上海大学参加完文学周去机场的早上，大雨滂沱，电闪雷鸣，天空到处是破碎的红色裂纹。我真想躲避这场雷暴，我惊恐惶然。炸雷在我们车的前后扔下一颗颗重磅弹。这是一个处在惊悸之中的上海之晨。我多想让司机停下，找到一个安全之处。这时，一直沉默的司机突然说话了：

“你知不知道，昨天我们上海出了一个英雄？”

我只想赶快得到浦东机场的庇护，躲过霹雳的追击。我“哦”了一声，声音打着战。我知道他说的是谁。是杨佳。

上海已经跃向世博会，跃向了那栋奇怪的红房子。跃向了迪斯尼乐园，跃上了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浦东国际机场、国际会议中心、磁悬浮列车、国际赛车场、环球金融中心。同时也跃向了“钓鱼执法”和“楼脆脆”的新闻之中。犹如苏州河的往昔。

喜欢上了那里的一个人，肯定喜欢这个人所在的城市。我爱那里。这是我心中的隐泉。

对城市的指责

对城市的指责是所有从乡下来的城市寓居者们的众口之辞。许许多多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读书或者打工）来到了城市，可是只要他们提起笔，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几乎没有好印象。它人情淡薄，灰尘迷蒙，没有家的感觉，嘈杂、充满了邪恶和陷阱，人们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没有安全感。而故乡的一切却显得是那么美好，它有好山好水，乡亲们有情有义，叫着他（她）的乳名，每一条泥泞的小路都无比亲切，它的杨柳才是杨柳，它的天才是天，连它的土不啦叽的歌声也比城市的所有歌声都动听。

这只是人们的一种惯常心态罢了。其实，人们的内心未必这么想。在泥泞的小路，你清明去父亲的坟上，你的心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你的皮鞋扯着泥巴；当你坐在宽大的城市的客厅里，翘着下班回来的脚，一个人听一张自己喜欢的 CD，莫非它的沉醉真在一个乡下大嫂吼出的民歌声之下？你满怀热情地向久别的乡村春节扑去，那乏味的火塘烟熏火燎的日子，那零星的鞭炮声，那冷寂的禾场上的草垛和枯黄的刈割后的水田，真会让你乐不思蜀？

一千遍地诅咒过城市之后，我们这些人，对它漠视和极不信任之后，却依然津津有味地生活在这里，在资讯发达、朋友满天、光怪陆离的城市里。虽然我们一千遍地怀念那田野的宁静，可是在周末我们还是愿意挤进热闹的大街和拥挤的商场，在选购各种商品时展示自己所处阶层的优越感；我们讨厌交际，可是我们却不希望我们的电话与手机总是沉默；我们渴望清贫中道德的纯粹，像乡村生

活的那种知足感，可是我们却不停地在城市奔波，想攫取更多的钱财与权力，甚至不惜手段，通过钱与权，来得到漂亮的女人、房子、服装和更高级的车子。城市在展露着我们的才华——是的，只有城市才能够展露，城市把每一个人修理得清清爽爽，潇潇洒洒，而乡村却只会把你这样的人搞得邋邋遑遑，蔫蔫吊吊。这是什么原因呢？城市的确杂乱无章，但是每一个个体却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虽然没有家的感觉，永远是游子心态，但位置使我们每个人能站稳，微笑，盘踞一方，有了成就感。乡村生活所赋予的灵性，乡村的山水给予他的才华，突然因为有了城市而使他大放异彩，是城市唤起了他创造的欲望，把他的淳朴放射成对城市疯狂与堕落的警觉，把他过去躬耕的身影放射成无比坚强的男性姿态，吸引了女性和上司；把他对山水溪河的细致感受放射成对科学、对艺术的巨大把握能力；把他对稻谷与棉花的收成期盼放射成强烈的事业心和忍耐力。这就是为什么从乡下来的人一到城市就会变得优秀起来，连相当平庸的人也会无比优秀，他们完全有别于那些城市本地人，他们的吃苦精神和领悟能力是超群的。

因此，我们这些在城市的乡下人，对城市的指责应当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城市给了我们衣食，丰衣足食；城市给了我们研究的场所、仪器；城市密集的人群给了我们扬名的机会，城市因为钞票的快速流通使我们总能伸出手来抓到几张。在城市我们享受着，出入于各种宴会场所，因此，当我们喷着从城市染上的酒气，我们没有权利指责城市了。不能老是说那几句关于人情淡漠、尔虞我诈的陈词。城市不仅成了我们肉体的放纵与享乐之地，也事实上成了我们精神的圣土——如果不带偏见的話。对乡村故乡的歌颂，只是一种古老的美好的愿望，而这种美好大多不带有实际内容，只是一些模糊的意境，它越来越远离我们的心灵的真实冲动。

可是，我们无法摆脱指责城市的命运，我们这些在城里的乡下人。因为我们与城市发生着巨大的龃龉，每天摩擦不断。我们的语

言与他们不同，我们的思维方式与他们不同，我们的饮食习惯和一些风俗甚至喝酒的架势也与他们不同。特别是当遭受欺辱时，当上当受骗时，我们更加赞美我们的家乡，而诅咒这个城市。我们爱它，又怕它，恨它，对它天生带有警觉与偏见，这就是我们指责它的根源。但，我们即便如此，仍对它抱着浓厚的兴趣，哪怕天天斥责它，却不想离开它半步。我们和城市，永远是一对难解难分的吵架夫妻。

春夏的恍惚

我至今都不适应武汉春夏之交的那个季节。我们刚从干冷的漫长冬季里挣扎出来，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那春天的花、春天的和风 and 天上悠然的纸鸢，就一脚踩进了夏天。我们刚脱掉臃肿的棉衣，就一下子要敞着怀，让那遏制不住的汗水从光脊梁上淌下来。对春夏的恍惚是武汉人共同的精神障碍。夏天是这样来的——在一连几天的梅雨过后，在丝丝凉意和恼人的阴潮之后，你走上街头，收起雨伞，那突然冲出的太阳就把你过分热情地拥抱了，烤得你脸发红，心发烫，突如其来的夏天就这么与你遭遇了。当你刚买了一套西服准备在春天好好地打扮自己一下，系一条很酷的领带，上班，或者体面地参加一个会议，然而你发现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只能穿上一件T恤，并且赶快要寻出去年不知放在哪儿的凉鞋来了。

这是指一般的武汉人而言，他们在春与夏的恍惚中莫知所以，悄悄地就这样接受了季节的更替——武汉这地处南北夹缝中一个奇怪的气候区的季节更替。而对出生在外地或乡下的武汉人来说，可能大多同我一样，在恍惚中更多的是惶惑。春天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呢？春天就是春天，夏天就是夏天。春天是应该把春天玩腻之后才能慢慢腾腾地进入夏天的。春天是油菜花的烟雾，而夏天是蝉鸣；春天是杨柳间的风，而夏天是荷塘里的雨珠。我们小心地走在那些犁耙水响的田塍上，秧田里的稻草人正像一件衣裳那么摇摆 in 四月——春天是嫩绿的，因为这样的颜色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呵护。从一片秧苗到抽穗的日子，这就是春与夏的递更；从一棵藕芽到一

片伞状的荷叶，这就是春与夏漫长的旅途。在麦垄中锄草和吃着新麦做的包子，这是两种季节完全不同的心境；穿春装打桑叶和着短裤骑水牛的少年，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记忆，是两种风格不同的诗。可是在武汉的城里，它们全被混淆了。在昨天的春寒中抖索的人，今天却满头大汗，啖着雪糕，牛一样饮水；昨天的夜雨还刚刚引诱了一些惊蛰而出的虫鸣，今天，满街就有了空调的叫嚣。我们的心里没有对夏天欢呼的铺垫，也没有对一晃而过的春天的惆怅。所谓冷暖与炎凉，就匆匆转换了。

真的，对春天逝去的惆怅应该是我们的一种最美好的感情，也应该是一种经历——当我想写一首这样的诗时，夏天的燥热已开始骚扰我了，我只好开始想这个夏天我应当怎么生活。但后来我猛然记起：今年的第一声春雷还没有在武汉的上空擂响呢。

短暂的体面的春天和光膀子的漫长的夏天，在武汉简直是一个季节。这怎么可能呢？现在，我必须乖乖地溜进似是而非的夏天里去了，虽然武汉的周围还是莺飞草长、蛙声阵阵的四月。

城里的乡下人

灯红酒绿人潮汹涌的城市给大量的乡下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舍弃了猪鸭满圈、炊烟袅袅的村庄，千里迢迢涌向陌生的城市。当然，贫困和无所适从的闲懒也是驱使他们来到城市的动力。特别是如今乡下负担过重，种田亏本，必须出外赚些活钱才能补贴家用，才能交清乡里村里的剥皮般的税赋，才能交纳孩子的学费。于是那些背着蛇皮袋子，拿着家什——锯子、斧头、洋锹——的乡下人，刹那间充斥了城市的每个角落。他们乘车磕磕绊绊，不是踩了别人的脚就是用肘拐了人的脸，他们上车下车总会被车门夹住四肢，到了站还不知道早一点挤到车门边，等车要开走了才急着大喊“下车！下车”，结局当然是多拖了一站。乘车时他们总是大口吐痰，将果皮乱扔，站的位置也不对——老是与你脸对脸，让别人感到别扭，不好受。在马路上，他们总是横穿而过，与汽车赛跑，使人想起那些慌里慌张的被汽车追赶的乡村鸡鸭。他们穿得土里土气在街上东张西望，热衷于买便宜货，结果是，他们老是挨城里人的“宰”，把两毛真正当成两毛，其实城里人说的两毛就是两块；他们轻而易举地就钻进了城里人做的“笼子”，因为城里人比他们精明一百倍，也黑心一百倍。比如说请你帮忙试衣，介绍你发一笔小财等等，殊不知一旦上了圈套，城里人可是从来不留情面的。他们欺你是乡下佬，占山者为王，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这些可恶的城里人大多是在单位受气的，不得志的人，下岗了，或者本来就是些流氓地痞，两劳人员，吸毒者，混混，他们偏偏可以欺负乡下人。这叫大鱼吃

小鱼，小鱼吃虾米。当然了，这些城里人的祖先毫无疑问也是乡下人，到城里来了多年后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来让子孙享福，儿孙们就只有以欺负乡下人为生了。拐卖妇女儿童呀，引诱甚至强迫妇女卖淫呀，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送上门来的一碟菜，那还不让人家消受？

乡下人在城里是一目了然，他们脸黑寡瘦，头发没有光泽，穿着自己织的化纤毛衣，足上大多蹬人造革旅游鞋和帆布鞋。洋气一点的是在西服里围一条腈纶白围巾，这种莫名其妙的打扮方式不知道为什么在乡下盛行。而女孩们大多穿着劣质的踩脚裤或牛仔裤，上身的夹克花花绿绿，戴着银耳环或者很大的镀金耳环。

乡下人在城里干的是最苦的活儿，比如修路、铺电缆、建筑、当搬运、拣破烂、当保姆、卖菜、洗碗。统统是寄人篱下、被人不屑、流血流汗的活儿。使人想起留学生在美国和日本的遭遇，那些留学生在外面可可怜怜的，连背尸都干，一回国便人五人六了。而这些城里的乡下人回到自己的村庄怕也和留学生回国差不多。比如穿一条牛仔裤，掖一部手机，系一条冒牌的金利来皮带，就会让没有进城的同伴们羡慕得要死。我有个表侄在广东打工，苦得没法说，但村里的人却说他有出息。如此，可见人在这个时代是有等级差别的。

上头的许多政策，如住房、医疗、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加工资等等，都是城里人的事，乡下人生下来就比城里人少了许多优越，最起码的是没有城市户口，然后一辈子的努力就是为了混个户口而斗争。改革开放后，农村虽然最先有了自由，但近些年却似乎没有多大起色，依然穷，依然没有购买力。而城市却热力四射，越来越火爆。农村所谓的小康，标准低得让人瞠目结舌。何况许多小康村还是可恶的村干部虚报的。但是村干部们要吃要喝，要赌要嫖，得找农民掏钱，虚报了数字，农民也要多交税钱。有的村没钱吃喝，村长就要村民每家交鸡。这样的现状，农民还没有找到做人的感觉呢，不到城里来碰碰运气又能干什么？